

# 市井文化影响下的明代江南女性服饰

贾琦, 涂慧敏

(武汉纺织大学 服装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3)

**摘要:**明代服饰种类繁多、绚丽多彩,而市井文化的变迁与发展对明代服饰变革有着巨大影响,其中以江南地区女性服饰最为典型。以明代江南女性为研究对象,通过文献研究、图像分析等方法,探究市井文化的特征,并分析其对江南女性服饰的影响。研究表明:市井文化所具有的商品经济属性、人本主义精神及多元化发展等特征,对明代江南女性在服饰造型、色彩、质料上的奢侈、僭越行为,以及明中后期江南地区掀起的时尚运动都有直接影响,在市井文化推动下江南女性审美趣味更趋多样化,服饰愈加注重装饰性与艺术性。

**关键词:**市井文化;明代服饰;江南女性;服饰特征

**中图分类号:**TS 941. 12; K 892. 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1928(2023)04-0363-06

## Women's Dress in Jiangnan of Ming Dynast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ivil Culture

JIA Qi, TU Huimin

(School of Fashion, Wuhan Textile University, Wuhan 430073, China)

**Abstract:**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civil culture had great influence on the costume reform in Ming Dynasty, especially the female costume in Jiangnan area.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study of women in Jiangnan during Ming Dynasty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ivil culture, and analyzes its influence on women's costume in Jiangnan area.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civil culture has the attributes of commodity economy, humanistic spirit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of Jiangnan women, which causes certain effects on the clothing modelling, colour, material, and fashion movement in mid-late Ming Dynasty. The civil culture driven by Jiangnan women dress are increasingly paying attention to decorative and artistic quality.

**Key words:** civil culture, Ming Dynasty costume, Jiangnan women, clothing characteristics

中国封建社会文化以文化研究逻辑分类的历时性与共时性综合考虑,可分为市井文化、乡村文化、士林文化、宫廷文化<sup>[1]</sup>。其中,市井文化随着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与发展最为活跃,其经历了唐宋坊市制度的改革与市民阶层的不断壮大,逐渐有了自己的载体。明代江南地区市井文化内容丰富多彩,繁华的市井、自由的氛围、多样化的市民文艺等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流。民间服饰的发展是明代市井文化繁盛的重要表现,尤其是以江南、吴越地区为主的女性服饰。明中后期江南女性服饰因女性经

济活动、社会地位以及消费心理等因素影响,整体呈现出款式多样、色彩艳丽、质料华美的特点。

目前,学界有关明代市井文化和江南女性服饰的研究可分为3类:①对市井文化的分析。赵伯陶<sup>[1]</sup>和吴崇凤<sup>[2]</sup>分别研究了市井文化和晚明江南市井文化的内容及特点,深化人们对于市井文化的认知。②对明代江南女性及其相关服饰研究。李炎<sup>[3]</sup>、周娅婷<sup>[4]</sup>等对江南市井女性经济活动、消费心理及自我意识进行分析;李莉<sup>[5]</sup>、周惠<sup>[6]</sup>等重点探究明代江南地区服饰风尚,从出土明墓及古籍图

收稿日期:2022-12-28; 修订日期:2023-06-18。

基金项目:武汉市应用基础前沿研究项目(2022023988065215);武汉纺织大学研究生精品课程建设项目。

作者简介:贾琦(1971—),男,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可持续服装与服饰设计、服饰文化等。

Email:jiaqihrb@126.com

像等归纳江南女性服饰特点及形成原因。③对市井文化与明代江南服饰研究。骆浩<sup>[7]</sup>在《明代江南市井文化与服饰的研究》中有所提及,但篇幅较小,且没有针对女性服饰进行梳理。由此可知,明代江南女性所具备的群体特殊性,以及明代市井文化特征及其对服饰影响等方面还有可论之处。因此,文中基于前人研究,以明代江南女性为研究对象,探究市井文化对其服饰的影响。

## 1 明代市井文化概述

### 1.1 市井文化概述

“市井”一词在古籍中最早被分为两部分:“‘市’,《说文解字》解释为‘买卖之所也’,即进行买卖交易的场所;‘井’,最初专指水井,后引申为以物易物的场所”<sup>[8]</sup>。市井一词的释义多与“城镇、乡镇、市民”有关,而古人对市井的界定无唯一参照,大多根据不同角度做出不同解释,但可以发现市井与经济发展和人口流动有着密切关系,市井文化便产生于人口密集和商品流通之所,最直接地体现着老百姓生活方式、生产劳动、文化习俗、宗教信仰、价值观等。

随着明代商品经济发展,市民物质文化需求得以提升,市井文化逐步有了自己的载体。如张岱《陶庵梦忆》<sup>[9]</sup>描绘了晚明江南社会市井文化特点,涉及风景园林、民俗风情、饮食烹饪、服饰戏曲等。明末小说《金瓶梅》对市井生活进行概述,描绘了各具特色的市井人物,也展现了市井文化影响下商业繁荣的社会空间环境<sup>[10]</sup>。这些作品反映出市民最真实的日常交往场景和精神面貌,体现了市民的真情实感。

### 1.2 市井文化的产生与发展

市井文化的产生与人类商品交换活动息息相关。春秋战国时期,商人队伍逐渐壮大,促进了各诸侯国的经济流通,也是“有市之城”<sup>[11]</sup>大量形成的时期,加之“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标志着市井文化的形成和确立。两宋时期,由唐代“坊市封闭”转变成“坊市合一”,城市居民和商人不再受地域限制,店铺与住宅区相互交错,“昼夜喧呼,灯火不觉”<sup>[12]</sup>,宋代城市的繁荣也让市井文化进一步传播,“瓦子”随之建立。在此环境下,从事手工业的市民阶层在两宋登上历史舞台。到了明代,以农业、手工业为主的商品经济迅速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以江南等地为主的市镇经济带逐渐扩大,身处这些经济带的人们在物质、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变大。明中叶以后,各式各样的小说、话本大量

印行,戏剧曲艺百花齐放,这些通俗化的文学艺术作品令市井文化有了质的突破。此外,由于“心学”对传统理学的挑战,相比两宋时期,明代市民阶层具有更强烈的反封建主义色彩,其以倡导解放自我为核心,追求自由和重视自我价值,市井文化也因此有了近代的内涵。

### 1.3 明代市井文化特点

**1.3.1 具有商品经济属性的文化** 市井文化的产生与人类交换活动有关,而商业的产生孕育出了市井文化,因此市井文化的商品经济属性最开始由商人体现。城市作为市井文化的生存空间,二者相互依赖、相互发展。由于市井文化的经济作用突出,城市内的居民主要以商贾、手工业者及各类劳动者为主,形成了具有商品经济色彩的新兴市民阶层。

明代随着生产力水平恢复,加之商品经济的发展刺激,一些自然地理条件优越、物产丰富的江南水乡逐渐形成工商市镇。明中后期,江南地区的市民数量不断增长,加速推进了该地区经济多元化及城市化进程。商品经济的影响范围也从江南地区工业市镇扩大到城乡,至万历后大量农民涌入市镇,弃农经商,市井生活的文化氛围逐渐打破了以传统男耕女织为主导的自然经济。市民阶层也因此不断壮大,种种因素导致江南地区人们在衣食住行、休闲娱乐、风俗文化等物质精神层面都发生变化。市井文化也因其发展而变得百卉千葩、载体众多,逐渐朝着商品化、职业化方向靠近。

**1.3.2 具有个性解放色彩的人本主义文化** 明中后期市民阶层思想与心态逐渐发生转变,对物质与精神都有更高追求,不同身份、等级的划分也更具人性化。明中后期的江南城镇犹如一张巨大的蜘蛛网,各类阶级市民通过无形的“蜘蛛网”相互影响。随着商业手工业发展、人口流通以及“心学”思想传播,部分底层人士社会地位开始变化,他们凭借自身聪慧与精湛技艺,也可获得与上层人士同等的地位和尊重。《焚书·答耿司寇》中所言:“种种日用……及乎开口谈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欲利他……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sup>[13]</sup>。这句话是李贽对道学家虚伪的批判,李贽主张追求物质享受,重视民间文艺,认同市民阶层利益和要求。因此,在市井文化与个性解放思潮双重作用下,相比对身份、等级的尊卑贵贱有严格划分的明初期、明中后期对于市民阶层的身份、等级的评判不再是恒居一体,也映射出以江南地区为主的个性解放运动与人本主义色彩。

**1.3.3 多元化发展的社会文化** 市井文化是一种

无规律性、无制度性且亲民的社会文化,它是在在一定时期及环境共同作用下产生的文化现象,具有浅显易懂、变动不居的特性,真实反映着百姓的日常生活和思想状态。在诸多因素影响下,明中后期的市井文化出现多元发展、相互交织的趋势。外在表现为市井文化传播载体增长之快、内容之丰富,如晚明江南地区流行的缙绅士夫清娱、节日民俗活动、民间里巷游乐等。内在表现为市井文化在“雅”“俗”文化之间的桥梁作用,如以文人学者为代表的雅文化不再拘泥于正统的文学、艺术等,开始着眼于当下生活;以市井百姓为代表的俗文化,逐渐通过文化载体发挥其鲜明的群众特性与地域特色。“雅”“俗”文化的交流融合在许多方面有所体现,如商贸、手工业者向往文人士大夫的闲情脱俗,文人学者则把精力放在通俗文艺的创作上,为求“雅俗共赏”。

## 2 明代江南市井女性及其服饰变化

### 2.1 明代江南市井女性经济活动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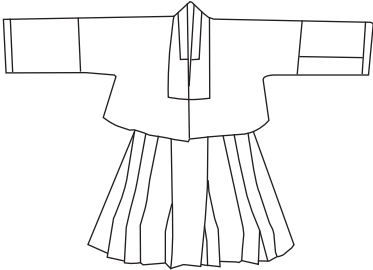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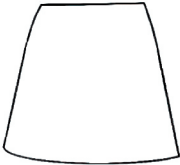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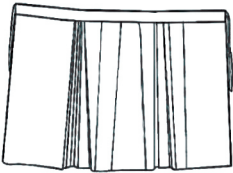


在明初“男主外、女主内”严格的两性关系中,

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贯穿人们的生产生活。在商品经济作用下,江南地区城市化发展迅猛,时尚传播速度加快,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比较典型的是以纺织制造业为代表的手工业发展。至明代中期,服饰时尚相关的印染业、纺织业、成衣业等产业链初步形成和壮大,这些都为女性经济活动创造了条件,相关行业的女性从业者变多。从某种程度上看,此时江南地区的市井女性地位和传统家庭经济格局开始逐渐变化,可支配资产与地位的改变让江南女性成为时尚传播者,一种自上而下的“效仿”开始盛行,服饰僭越现象频繁,女性消费行为增加,民间女性服饰也变得奢侈,可以说江南市井女性的衣着变化是民间女性服饰变化的最初代表。

### 2.2 明代江南市井女性服饰变化

在市井文化繁盛的大环境下,江南地区女性服饰发生变化,且与其他阶层、地区女性服饰相互交织,并产生一定的影响力。基于此,对明早期及明中后期江南地区女性服饰造型变化进行归纳,具体见表1。

表1 部分明代江南市井女性服饰造型变化  
Tab.1 Part of changes of women's dress patterns in Ming Dynasty court and Jiangnan city

人群	服饰变化内容	明早期	明中后期
江南市井女性	襦裙比例		
	裙、褶、裙幅		
	衫和袄的袖形		

**2.2.1 明早期女性服饰造型** 庶民女性服饰比较简朴,包含衫、袄、褙子、比甲及襦裙等,妇女衣衫长度约掩至裙腰,大多继承中国传统女装样式。明初有着严格的服饰制度,详细规定了袍服离地尺寸、袖长等。而市井女性的衣衫和袄大部分为窄袖,大袖更多的用在命妇礼服。

**2.2.2 明中后期女性服饰造型** 江南女性对裙装

非常喜爱和讲究,她们重视上襦下裙的穿着比例和相互搭配,与明初长袖短衣不同,明中后期襦裙的比例明显倒置,上衣渐长,露裙部分缩短。明初江南女性一般上着长袖袄和短袖背心,下着裙,衣长及腰,均有对襟领。而明中后期江南女性为交领上袄大袖搭配襦裙,衣长及膝,衣裙比例相较明初有明显变化。

《云间据目钞》<sup>[14]</sup>中曾记载:“江南妇女有着不断变化的襦裙样式,纷繁多样的装饰手法,裙褶、裙幅的变化也是不定的”。如明早期花缎裙基本形制简单,主要通过质料及花纹表现。到了嘉靖年间,裙褶开始有着丰富变化,如表 1 中江苏徐蕃夫人张盘龙墓出土的花缎裙,除了马面,两边各分布一定数量的褶,下摆内侧有花缎贴边。

除襦裙外,妇女衫和袄的廓形也有所改变,且集中体现在袖形变化。明初民间妇女衫和袄初期多为窄袖,如《三才图会》<sup>[15]</sup>中绘制的明初女衫袖型。到了嘉靖年间,江南地区的素绸单衫相比明初袖口变大、袖型变宽。

由此可知,明代江南市井女性服饰样式在明初变化较小且多遵守法规,中期以后僭越之风四起,女性服饰样式更迭速度快,且多以贵族或命妇女性服饰为蓝本进行变化。明中后期这些来自市井的服装款式还被其他阶层女性竞相模仿,表现出与前期截然不同的服饰审美。

### 3 市井文化对明代江南女性服饰造型、色彩、质料的影响

#### 3.1 市井文化对女性服饰造型的影响

市井文化传播下市民阶层商业交流频繁、文化载体众多、思想状态自由,女服款式也更加新奇。以江南地区苏州、松江为代表的时尚传播中心,其妇女服饰除款式变化多样,风格也纷繁复杂。如“服妖风尚”“穿着异服”一度风靡江南地区,比较熟悉的有流行于崇祯末年(约 1628—1944 年)的“水田衣”<sup>[16]</sup>,几乎各个阶层都有穿着;以及《闲情偶记》<sup>[17]</sup>中被妇人们称赞的月华裙;晚明以江南地区为主还出现过“混淆性别”的服饰风尚,也被算作服妖的一种。江南地区名妓也有部分直接穿着男装,有记载名妓柳如是初访钱谦益时所着男服,“幅巾弓鞋,著男子服,口便给,神情潇洒,有林下风”<sup>[18]</sup>。吴伟业曾提到名妓卞玉京男装之样:“逾数月,玉京忽至,有婢曰柔柔者随之。尝著黄衣作道人装,呼柔柔取所携琴来,为生鼓一再行”<sup>[19]</sup>。受市井文化的影响,这些服饰及其代表的流行风尚从江南传播至全国各地,使得江南地区女性服饰风格更趋艺术性与独特性,同时凸显了当时江南女性渴望突破自身限定,追求自由解放的态度。部分明代江南地区受市井文化影响的女服款式及风格见表 2。

明中晚期江南地区流行袄配裙,尤其女裙款式多种多样,更新速度快。李莉<sup>[5]</sup>根据出土明墓考究

了江南地区女子服饰种类,各类服饰总数为 121 件,其中女裙占比 35%,袄占比 22%,二者相加就占总半数以上。除此之外,王云<sup>[20]</sup>提及明代女裙除了款式变化外,质料、工艺、色泽等也有不同划分。由此可见,明中晚期江南女性服饰种类繁多,更新速度快,生产数量多。

表 2 部分明代江南地区女服款式及风格  
Tab. 2 Part of women's dress styles and styles influenced by market culture in Jiangnan area of Ming Dynasty

服饰类型	示意图	注释
水田衣		水田衣是明代极具代表性的时尚服饰之一,色彩丰富;明中后期,水田衣由江南地区流向全国,是市井文化影响下的服饰产物
混淆性别反串穿衣		名妓柳如是初访江苏钱谦益时的装束,就作男装打扮

#### 3.2 市井文化对女性服饰色彩的影响

在中央集权的政治管控下,明代服饰制度严格,服饰色彩更多象征政治地位与礼教。而明代又尚火德,赤色是明代的尚色,黄、红等艳色市井平民一律禁用。因此,明早期服饰色彩一直严格保持着正色和间色的色彩观,早期江南市井女性的服饰色彩比较淡雅,主要凸显服饰本身质料特点。明中后期商品经济发展带动了江南一带的纺织业、手工业,染色材料更加丰富,技艺也更加精湛。例如,明代常用的矿物燃料有朱砂、银朱和胡粉,但矿物染色易褪色。《天工开物》中记载了红花、卢木等 14 种可提取色素的植物,这类植物又可制成多达 27 种色料<sup>[21]</sup>,且都用于服饰染色,不易褪色。由此可以看出,用于染色的材料、方式在不断优化,明代矿物染逐渐被染色性更好的植物染代替。这些变化与改良让明中后期的服饰色彩更加绚丽多样,同时为女性服饰的僭越化、奢侈化提供了物质基础。

市民阶层的兴起、市井文化的多元发展和百姓



思想的解放,影响了明晚期江南地区的“服饰变潮”。江南地区女性服色也逐渐由明初的素色转变为华美艳丽的色彩,朝廷禁令已成一纸空文,市民服色上行下效,尤喜红、黄等禁色。《客座赘语》中曾记载:“红、紫、黄、绿,亡所不有。即妇女之饰,不加丽乎”<sup>[22]</sup>。《阅世编》中也记载着明后期,红色的使用在市井间已十分常见<sup>[23]</sup>。市井文化作为“雅”“俗”文化的纽带,融合了不同服饰文化和风格,尤其体现在服饰色彩上。江南地区女性除喜爱艳色外,还钟情以“苏样”为典型的淡色服饰。苏样的流行标志着文人抛去好异之风,重新追求大雅服饰。女性服色从之前的大红大紫转变为淡黄、淡绿等淡色系,而这类色彩风格的转变以江南名妓为典型代表。因受晚明思想中的个性解放及对“唯情说”推崇的影响,当时文人士商与娼妓来往密切,形成当时民间以名妓为代表的服饰色彩风尚。钱穀绘制的《董姬像》如图1<sup>[24]</sup>所示。



图1 钱穀绘制的《董姬像》

Fig.1 Picture of DONG Ji painted by QIAN Miao

图1为秦淮八艳之一名妓董小宛画像:秃髻素妆,圆领对襟,外套半臂衫,整体服色淡雅朴素。这类色彩风格同样影响到上层阶级的女性,包括部分宫廷女性,明代有记载:“雅以南装自好,宫中尖鞋平底,行无履声,虽圣母亦概有吴风”<sup>[25]</sup>。

### 3.3 市井文化对女性服饰质料的影响

明代服装质料因织造工艺的特殊性与复杂度,被作为社会等级的象征符号,明早期对服饰质料的律令已较为完善。《明史舆服三》记载:“洪武三年(1370年),庶人冠服,令男女衣服,不得僭用金绣、锦绮、纪丝、绫罗,止许绸、绢、素纱。洪武五年(1372年)令民间妇人礼服惟施紫绝(即粗绸),不用金绣”<sup>[26]</sup>。宫廷贵族服饰质料主要为绫罗绸缎、绉纱、貂裘等;士庶阶层主要采用麻布、葛布、素纱、素绢、粗绸等制作服饰。由此可知,对于商人阶级、

底层人士等服饰用料规定细化,明初服饰质料的地位象征性远大于其本身实用性。

明中后期,经济作用下市井文化所带来的各类服饰间的流通现象,间接导致了民间服饰面料的巨大变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①以江南地区为主的时尚运动。明代以江南地区为中心的农业、织造业、手工业蓬勃发展,松江更是被称为“衣被天下”。叶梦珠在描述松江府木棉种植情况和重要性时说:“吾邑地产木棉,行于浙西诸郡,纺绩成布,衣被天下,而民间赋税,公私之费,亦赖以济,故种植之广与粳稻等”<sup>[27]</sup>。同时,由于布料产量供过于求,导致价格下跌,愈来愈多的市井平民都可以负担得起曾经昂贵的布料,印染业、成衣业等也随之而起,各类服饰店铺出现在市井之间,女性服饰质料也逐渐奢侈、种类更加多样、工艺及纹样更加繁杂。仇英绘制的《清明上河图》<sup>[28]</sup>中…除了有对于成衣铺、典衣铺、染坊的描绘,还有纱罗段绢铺、毡靴货行、红绿细绢线铺等与质料相关的行业商铺(见图2),这些店铺经营的质料种类繁多、花色新奇,为时尚运动提供了质料基础。②在市井商品交易过程中,牙行、绸行、丝行等应运而生,它们是各类织物流通的中介机构。在商品流通过程中,牙行不仅可以介绍交易,还能自营买卖,从中赚取差价;绸行、丝行等可以对接手工源头,低价购入所需商品,再针对各类服饰商铺进行批量销售。冯梦龙在《醒世恒言》<sup>[29]</sup>中也记载过盛泽及当地丝绸牙行的交易情况,可谓“机杼之声,通宵彻夜;绸丝牙行,千百余家”。因此,市井流通带来的利益,驱使越来越多的农户加入商品经济浪潮,推动江南市镇经济发展。



(a) 染坊



(b) 纱罗段绢铺



(c) 毡靴货行



(d) 红绿细绢线铺

图2 《清明上河图》中部分服饰类商铺

Fig.2 Part clothing shops of the Riverside scenes at the Qingming Festival

## 4 结 语

明代市井文化特征是在特定环境下形成的,江南女性在经济、文化传播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是推动者,更是个性解放思潮的引领者,二者环环相扣。市井文化是具有商品经济属性,且自然、多元发展的人本主义文化,其作用下的商业交流、阶层流通、文化价值等因素影响了明代江南市井女性服饰的发展变化,不管是造型款式的多样化,“雅”“俗”交替的色彩表现,以及僭越奢华的质料,相比明初服制所规定的式样都有着很大变化,整体呈现出世俗化、艺术化、时代性等风格特征。明代江南女性服饰在市井文化的多重作用下,继承了中国传统衣装式样并推陈出新,呈现出勇于突破、创新的时代风貌。

### 参考文献:

- [1] 赵伯陶. 市井文化刍议[J]. 学习与探索, 1993(5): 108-113.  
ZHAO Botao. A humble opinion on street culture [J]. Study and Exploration, 1993(5): 108-113. (in Chinese)
- [2] 吴崇凤. 晚明江南市井文化管窥——以《陶庵梦忆》为中心[D]. 武汉: 中南民族大学, 2013.
- [3] 李炎. 明代市井女性的经济活动考[D]. 重庆: 西南大学, 2009.
- [4] 周娅婷. 明朝中后期女性服饰时尚消费——以江南地区为例[D]. 北京: 北京服装学院, 2017.
- [5] 李莉. 明代江南服饰风尚的研究[D]. 无锡: 江南大学, 2021.
- [6] 周惠. 晚明江南地区妓女服饰研究[D]. 北京: 北京服装学院, 2012.
- [7] 骆浩. 明代江南市井文化与服饰研究[J]. 艺术品鉴, 2020(9): 157-158.  
LUO Hao. Research on the culture and costume of Jiangnan in Ming Dynasty [J]. Appreciation, 2020(9): 157-158. (in Chinese)
- [8] 王占义. 中外词语溯源故事大辞典[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7: 257.
- [9] 张岱. 陶庵梦忆[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82.
- [10] 王凯旋. 明清生活史话[M]. 沈阳: 东北大学出版社, 2017: 167.
- [11] 鲁威. 市井文化[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3: 23.

- [12] 宋敏求. 长安志: 卷 8[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1.
- [13] 李贽. 焚书: 卷 1[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28.
- [14] 范濂. 云间据目抄: 卷 2[M]. 南京: 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1983.
- [15] 王圻, 王思义. 三才图会[M]. 南京: 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1987.
- [16] 赵近. “破碎”的完整——论明代“时装”水田衣的传承与创新[J].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0(1): 24-27.  
ZHAO Jin. Broken "integrity"—on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fashion" paddy field clothes in Ming Dynasty [J]. Journal of Suzhou Arts and Design Technology Institute, 2020(1): 24-27. (in Chinese)
- [17] 李渔. 闲情偶寄[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8.
- [18] 顾公燮. 丹午笔记·吴城日记·五石脂[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9: 93.
- [19] 顾廷龙. 续修四库全书: 卷 10[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110.
- [20] 王云. 明代民间服饰的流变及其成因[J]. 北方论丛, 1996(5): 98-103.  
WANG Yun. The evolution of folk costumes in Ming Dynasty and its causes [J]. The Northern Literary Studies, 1996(5): 98-103. (in Chinese)
- [21] 宋应星. 天工开物[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8.
- [22] 顾起元. 客座赘语: 卷 1[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24.
- [23] 叶梦珠. 阅世编: 卷 2[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37.
- [24] 曹利祥, 单国强. 中国美术图典肖像画[M]. 广州: 岭南美术出版社, 2000: 72.
- [25] 史玄. 旧京遗事[M].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6: 23.
- [26] 许嘉璐. 二十四史全译——明史[M]. 上海: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2004: 1275.
- [27] 叶梦珠. 阅世编: 卷 7[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156.
- [28] 朱万章. 仇英绘画的摹古与创新——以《清明上河图》为例[J]. 美术研究, 2017(5): 16-22.  
ZHU Wanzhang. Imitation and innovation of CHOU Ying's paintings—taking riverside scene at qingming festival as an example [J]. Art Research, 2017(5): 16-22. (in Chinese)
- [29] 冯梦龙. 醒世恒言[M]. 长沙: 岳麓书社, 1989.

(责任编辑: 张 雪)